

姚敏勇 编

现代同题散文荟萃

湖南文艺出版社



现代同题散文荟萃

姚敏勇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現代同題散文薈萃

姚敏勇 編

責任編輯：顏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

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73,000 印数：1—5,800

ISBN7—5404—0383—7

I·306 定价：4.00元

目 录

雪	鲁 迅	1
	巴 金	2
	鲁 彦	4
	靳 以	8
雨	巴 金	11
	郁达夫	13
	林 莽	14
	黄 钢	16
	柯 灵	26
	谢冰莹	28
	周立波	33
雷	巴 金	35
	鲁 彦	37
	一 文	42
星	巴 金	44
	杨 刚	45
	阿 垞	47
雾	茅 盾	49
	于黑丁	50

春	朱自清	57
	唐 弢	58
	丰子恺	60
夏夜	萧 红	64
	陆 蠡	67
秋夜	鲁 迅	68
	鲁 彦	70
	丽 尼	79
冬天	茅 盾	81
	朱自清	83
	郭 风	85
晨	阿 垠	86
	李金发	87
黄昏	茅 盾	88
	何其芳	90
	吴组缃	92
	季羨林	101
	萧也牧	106
	谢冰莹	110
风筝	鲁 迅	113
	鲁 彦	115
灯	巴 金	120
	鲁 彦	123
	陆 蠡	125
	芦 焚	132
	风 子	134

.....	林淡秋	136
.....	王了一	140
火.....	巴 金	144
.....	靳 以	147
海.....	许地山	153
.....	吴伯箫	154
桥.....	唐 弢	157
.....	郭 风	161
.....	彦 夫	162
.....	陆 蠡	173
.....	萧 红	174
路.....	叶圣陶	187
.....	唐 弢	190
.....	周 为	193
绿.....	朱自清	194
.....	李广田	196
.....	刘白羽	197
野草.....	夏 衍	201
.....	丽 尼	202
红叶.....	茅 盾	209
.....	孙伏园	211
.....	倪貽德	213
樱花.....	茅 盾	215
.....	倪貽德	217
水仙.....	唐 弢	220
.....	贾祖璋	220

牛	叶圣陶	225
	王西彦	227
猫	郑振铎	235
	夏丏尊	239
狗	巴金	247
	鲁彦	248
	老舍	256
	袁鹰	257
	林如稷	260
蝉	许地山	264
	陆蠡	264
蟋蟀	陆蠡	266
	吴秋山	269
麻雀	陆蠡	275
	郭风	279
家	林淡秋	282
	丰子恺	285
	严杰人	290
我的母亲	胡适	292
	邹韬奋	295
	老舍	302
	丰子恺	307
父亲	鲁彦	311
	绀弩	312
儿女	朱自清	318
	丰子恺	324

.....	王了一	328
童年	唐 弢	332
.....	丽 尼	334
生	巴 金	342
.....	许地山	344
死	鲁 迅	346
.....	巴 金	351
.....	唐 弢	352
笑	冰 心	356
.....	许地山	357
.....	唐 弢	35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361
.....	俞平伯	369

雪

鲁迅 巴金 鲁彦 靳以

雪

鲁迅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象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

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载1925年1月26日《语丝》第11期）

雪

巴 金

接到美国朋友寄来的《雪》^①，正是落雪的时候。“是我写的东西吗？”望着书面上的“雪”字，不觉这样地问起来。

窗外院子里堆着雪，象洒满了白糖似的。山下面也是白茫茫的一片。平时看见的灰色、红色、绿色的屋顶都没有了。但是长春树的绿叶还遮不尽，就象画在白绸子上一样。

^①《雪》原名《萌芽》，1933年初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发行。第二年改名《煤》在上海开明书店排好后，又因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干涉停印。1934年年底自费印行一千册，托辞在美国旧金山出版。

我看见雪想起了白糖，并不是因为每天看见这里的房主人把一汤匙一汤匙的糖倾在茶壶里的缘故。我这时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部影片。据说路易十五为了取悦于狄·巴利夫人，曾叫人把行宫的地上铺满了白糖，给她坐雪橇玩。不要忘记这是夏天里的事情。当时国王的命令可以完成一切，就如有些人相信爱情可以完成一切那样。但是路易十六，这个平庸的人，后来上断头台，跟这类事情多少也有点关系罢。自然路易·加伯自己也干了不少的坏事、蠢事。可是他代祖先赎罪的事也是无可否认的。

我推开书斋的窗户，冷气迎面扑来，还有些雪片在空中无力地飘舞。但是不久雪也止了。天空仍旧是没有开展希望的灰色。地上却发着光。我回头看“寒暖计”，是华氏四十度的光景。并不太冷。房里火钵内燃着“炼炭”，煤臭正往四面散布，开了窗倒使人特别感到这触鼻的气味了。我就把头伸出窗外去。

在书桌上躺着从美国寄来的《雪》。窗内是雪，窗外也是雪。这不是夏天。在地上发亮的也绝不是白糖，但是我却想起路易十五的故事了。将白糖当做雪的事也许是出于影片制作者的臆造。然而那个时候法国宫廷的荒淫，我们却可以从许多历史的记载上看起来。而且就在今天，许多游过凡尔赛宫的人也会为路易十四的豪华所惊倒。不过倘使路易十五在坟墓里面能够知道他的孙儿在一七八九年以后所过的日子，那是多么有意思啊！但是可惜死了的人不会有知觉了。活着的人之所以不惜屡屡重复着死了的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四的故事，大概因为活着的人死了以后也不会有知觉罢。眼睛一闭，便什么都看不见。这的确是很好的办法。自己满足了：以为把万世不替的大业遗留给子孙了。谁又会知道那所谓万世不替的大业就只是两根杠杆和一把斧子^①呢？

^①两根杠杆和一把斧子：指断头机。

今天落的雪和一百几十年前落的不会是不同的罢。而且和一百几十年后还要落的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罢。那么这真理和一百几十年以前或以后的又会有什么差异呢？窗外的雪明后天就会融化。窗内的雪却是任何强烈的阳光也不能使它消灭的。假若就拿它来作证人，谁在一百数十年以后读到它，对于写出这本书来的我的思想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雪不会骗我——我至今仍有这样的确信。

1935年2月在横滨

雪

鲁彦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象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窸窣的声音，象江浙一带下雪子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象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

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象是活的生物，象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象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温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现在，美丽的雪花飞舞了。我喜欢，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我的喜欢有如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样，我回想着过去下雪时候的生活，现在的喜悦就象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记得某年在北京的一个朋友的寓所里，围着火炉，煮着全中国最好的白菜和面，喝着酒，剥着花生，谈笑得几乎忘记了身在异乡，吃得满面通红，两个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蹒跚地从东长安街的起头踱到西长安街的尽头，又忘记了正是异乡最寒冷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们都象是工厂里的机器，忙碌得一刻没有休

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们又叫我一个人看守着永不会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这是多么孤单，寂寞，乏味的生活。

“没有意思！”我听见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这样说了。正象我在福建的时候，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但是，另一个我出现了。他是足以对着过去的北京的我射出骄傲的眼光来的我。这个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时候，曾经有过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盖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爱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们辨别不出路径来，也并没有终止的目的。我们只让我们的脚欢喜怎样就怎样。我们的脚常常欢喜踏在最深的沟里。我们未尝感到这是旷野，这是下雪的时节。我们仿佛是在花园里，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软的。我们未尝觉得一点寒冷，因为我们的心的热的。

“没有意思！”我听见在南京的我对在北京的我这样说了。正象在北京的我对着今天的我所说的一样，也正象在福建的我对着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可骄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在故乡：冬天的早晨，当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感觉到特别的寒冷，隔着蚊帐望见天窗特别的阴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这是我躺在被窝里反复地唱着的欢迎雪的歌。别的早晨，照例是母亲和姊姊先起床，等她们煮熟了饭，拿了火炉来，代我烘暖了衣裤鞋袜，才肯钻出被窝，但是在下雪天，我就有了最大的勇气。我不需要火炉，雪就是我的火炉。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做糖，放在口里。地上的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毯，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

着筋斗。它在我的底下发出嗤嗤的笑声，我在它上面哈哈的回答着。我的心是和它合好的，我和它一样的柔和，和它一样的洁白。我同它到处跳跃，我同它到处飞跑着。我站在屋外，我愿意它把我造成一个雪和尚。我躺在地上愿意它象母亲似的在我身上盖下柔软的美丽的被窝。我愿意随着它在空中飞舞。我愿意随着它落在人的肩上。我愿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气。我有最宝贵的生命的力。我不知道忧虑，不知道苦恼和悲哀……

“没有意思！你这老年人！”我听见幼年的我对着过去的那些我这样说了。正如过去的那些我骄傲地对别个所说的一样。

不错，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过去的和现在的喜悦是象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样，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的幼年时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这个他对着这个我，不也在说着“没有意思！”的话吗？

而这个死有完肤的他，对着这时正在零度以下的长城下，捧着冻结了的机关枪，即将被炮弹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则其意义又将怎样呢？“没有意思！”这句话，该是谁说呢？

天呵，我不能再想了。人间的欢乐无平衡，人间的苦恼亦无边限。世界无终极之点，人类亦无末日之时。我既生为今日的我，为什么要追求或留恋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虽说是寂寞地孤单地看守着永没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里烤着火，避免风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璃，诗人一般的静默地鉴赏着雪花飞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满的吗？

抓住现实。只有现实是最宝贵的。

眼前雪花飞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现实的现实。

看呵！美丽的雪花飞舞着呢！这就是我三竿来相息着而不能见到的雪花。

雪

靳 以

“……还是腊月天，桃花却已开了，乍看到那一丛丛深红浅红，还以为是另一种冬日的花树，待走近了，果真是伴着春天的艳桃，其实燠热的天时也告诉我那真的是春天了，溪水涨着，河边的垂柳柔软地挂着，被暖风吹得打皱的水面，——可是人们还正在忙碌着过旧历的新年呢！

“汗淌下来了，早临的季候使人们有点失措，中午的时分，太阳高高地挂着，简直有初夏的那份炎热，‘唉唉，真是到了夏天可怎么办呵！’象这样想着的怕不只我一个人。

“一切都不必忧虑，陡地起了一夜寒风，把我们住的那座小楼好象丢到海里一般，门窗开了，四壁和屋顶都簌簌地响着，整个的楼都在抖着。惊惶地起来，不知怎么样才好，星月早被乌云兜盖住了，四围也没有一点火光。我们真象孤独的航船，遇到恶劣的气候，知道危险包着我们，可是我们无能为力。林间的猎鸟惊鸣，山中的野物慌奔，凄惨的啼叫增重我们的恐惧，可是我们只知坐在那里，先还警戒地张望着，过后倦意压到身上来，便又自然

然而地倒在床上，任凭那风声雨声，化成了梦中的滔天白浪——仿佛到了极寒冷的极圈，波浪都是凝固透明的，当着两个相碰的时节，便清脆地响着，散了满目的灿烂冰花……

“原来天已亮了，一阵风又吹开床头的窗，不曾盖严密的棉被溜进去一股寒风，天是真的冷起来了，我仓卒地关好门窗，又钻进温暖的被里，懵懵懂懂地过了一刻，再张开眼，使我更留恋地不肯起身了，可是我要起来，猛地一下我就跳入了冰凉的大气里，冷确是冷的，可是我并不为它吓倒。

“‘这才象冬天，’我的心里总是这么想着，于是那冷落了许久的小泥炉，又烧起熊熊的红炭，我不想出去，为我厌烦的是那无休无止的冷雨。顺着势，斜吹横打，就是张了伞也要弄得遍身湿淋淋的，在遥远的北方，雨和冬天原是有着极遥远的距离。

“可是什么落在我的屋瓦上细碎地响着呢？什么象是轻飘飘地落在大地上发出微细的声音呢？我放下为你写信的笔，站起身来，推开迎面的窗，——呀，一片白色已经罩上对溪的屋脊上了，在我的视野里那白色的片絮兀自纷乱地坠着，那不是迷濛宇宙的雾，那不是凋零万物的霜，那是雪，是雪！——”

我简直高兴地叫出来了，我不再伏案疾书，我站起来，深深地吸着那清冷的空气，顿时感觉到非常畅快，我贪婪地望着它，从那灰濛濛的天空一直落到地面沾水的地方立刻溶解了，高处却增厚了白色，它对我是熟稔的，可是我们已经阔别了几年，谁知道是哪一点因缘我们会在这温暖的南方相遇，我妄想掬一把，伸出我的手去，可是立刻它就不存在了，只是点点的水，沁入肌肤，于是我大踏步地走出去了，让它自由自在地堆积在我的发上和肩上吧，我恨不得要雪片飞入我的心胸，使他溶去或是净化我那被忧烦与愤懑所腐蚀的心，让我回到往昔的日子里吧，人们那